

使命如炬

传承

难忘的洗礼

□沈建华

在我30多年记者生涯中,盐阜大众报社的经历,最令我难忘,特别是那场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洪灾洗礼。

1991年初夏,江淮流域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。20多天的灾区采访,几乎每天都有让你感动、激动的事儿发生。

7月4日,报社派我到东台采访。与邻县兴化、姜堰交界的溱东镇,圩区田地只有2米上下,大河水位已近3米,形势相当严峻。大半天跑了3个乡镇,可歌可泣的事儿可写一个版。

天黑下来,来到溱东镇机关食堂,晚饭刚上桌,忽听女镇长叫道:“不好,四永圩破坝了!”她说大坝一破,圩区里的7000亩农田和1000多户人家就要遭没顶之灾。

我和东台市委宣传部、东台日报社的同志,立即乘船赶赴抢险现场。船行半途,遇上从四永圩区返回的市、镇干部,他们叫我们不要去了,说坝已堵好。

我们听说还有10来个农民在守坝,便坚持到现场去。路、田、河都连成一片,水涨桥低,船过不去,离大坝很远就抛了锚。幸亏河岸上长了一丛从芦竹,我们抓紧当手杖和路标,横着脚掌,在脚板宽的岸道上,黑茫茫的水中跋涉。

循着人声踏上大坝时,已是夜里10点多钟。在昏黄的风雨灯下,四下里一看,心扑扑直跳:脚下,这47米长的大坝,抵御着浩浩荡荡的外河洪流。

我刚走到大坝中间欲采访守坝农民,随行的同志猛吼一声:“沈记者,危险!”我只觉得脚下坝身像山体滑坡似的,载着我滑动起来,等我反应过来,那农民一把拉我过去。

刚在坝头站定,一股瀑布式的洪流,挟着新填的坝土,倾泻而下,守坝的农民几乎齐声叫起来:“这下子没得命了,已经破了三回了!”

村组干部刚回去吃晚饭,十几个农民一时不知所措。我高喊一声:“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下!”市里几个同志紧跟着一起跳进了激流中。

我忘记了自己不会水,脚踩不到河底,连喝几口水。几个农民迅速拽住我的肩胛,紧紧挽起我的手臂。岸上正愣着的农民也全部跳下,手臂挽起来,人墙连起来,急流渐缓,大坝停止了大块倒塌,后援及时赶来固坝。

泡在水里两个多小时,两边的农民用宽厚的胸脯贴紧着我,说靠近一点暖和,我油然而生起一股强烈的安全感和亲切感:中国的农民,你一心为他们,你就会被当作宝。

其中一位青年农民说,他毕业回乡务农七八年了,对新闻报道也很感兴趣,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,我告诉他:“中国人民大学。”他说:“想不到你们记者也能吃这个苦!”

我说:“也是进报社锻炼出来的。我们盐阜大众报是战争年代办起来的。进报社党委就对我们进行传统教育,派到艰苦的地方去采访锻炼。”

我还具体举例:“去年冬天,已经50

多岁的王召总编辑还带头,我们骑自行车‘再访滩涂’1000多公里,市委机关请我们去谈体会,讲‘滩涂行精神’。”

听了我的介绍,他说:“怪不得你们报社记者肯吃苦。过去我们总以为记者像电影电视里的,不是住宾馆就是坐小轿车,这回算见识了,不嫌弃的话,我们交个朋友!”

泡在黑夜中的深水里,我和这位农民结成了生死之交。

夜里12点多,大坝加固。上岸后,几位农民,抢着给我抱来干草捆,让我坐上,他们围在四周,给我挡风。风雨灯下,在农民的围护中,凌晨2点多钟,我顺利结束采访。

告别时,不少农民与我握手不放。我们上了船,他们还不断地叮嘱村组干部:“快给记者换身干衣裳啊!”

那片喊声,至今还在我耳畔回荡……(作者1988年入职盐阜大众报,后担任农民日报社编委、江苏记者站站长。)



1991年,盐阜大众报抗洪救灾报道深受好评,沈建华(右一)获“江苏抗洪英雄”称号。

在那炮火纷飞的前线

□吕解生

曾经和别人说过,我写工作经历最简单,只有一行字:盐阜大众报。

1982年1月,作为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第一批的大学生,毕业分配,我到了盐阜大众报社,从那时起,一直到我2018年底退休,整整37个年头,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张沐浴着战火而生的报纸,我为之奉献了我全部的青春、全部的工作生命。

37个春花秋月,37个盛夏严寒,无数的欢乐和痛苦,无数的希冀和失落,在这份报纸创刊80周年的时候,都如雪片般飘飞在我的眼前,有些,瞬间即化,了无痕迹;而有些,却如同镌刻般存在,永留心头。比如,1985年,我到老山前线采访。

老山,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天保镇船头村以西的中越边界骑线上。1979年我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,越南派兵侵占了老山。1984年4月,昆明军区两个军收复老山,此后,我多个军区轮流换防。1985年5月18日,济南军区67军来到了那里。

67军下辖的炮团,一位副团长的妻子是我市的公安民警,在部队刚刚到前线时,这位妻子给丈夫写了一封信,鼓励他立志边防保家卫国,此信当时在全军引起巨大反响,我据此采写了长篇通讯《亏了我一个,幸福千万家》。

稿件的采写见报,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蠢蠢欲动,这粒种子突然地生长出来,长成了从军人到战场到战地记者的大树,枝叶伸向了遥远的西南——我向报社领导提出去前线采访的请求,终于,军分区一位同志、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像,还有我,一行四人,6月27日来到了老山前线。

在前线,见到老乡官兵,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亲切,呼啸的炮火中,乡音犹如天籁,知道我是盐阜大众报的记者,老乡官兵更是惊喜万分。部队里王成式的英雄、盘肠大战的勇士、几乎渴晕的送水上前线的战士……我怀揣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,采访了那些新时代最可爱的人。

7月8日前后,部队要求我们立即离开,说很快要发起一场新的战役。但是我不死心,我想,到了战区,如果既不能亲历战斗,又不能到达最前线,我这个记者,有何面目面对经过战火洗礼的报纸?有何面目面对本报当年的烈士记者钱毅?

一位部队首长说:“前线非常危险,无法保证安全。”我并不要什么安全保证,我只要上前线,在离开报社的时候,我已经将遗书写好,放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

7月12日凌晨5时,吉普车就带着我出发了,我的装束:钢盔、背心、短裤,肩膀上一边挎着一个水壶,一边挎着一个包,包里放着我从朋友那借来的相机,一个空白笔记本,一支笔,一颗手雷。根据要求,我身上不能有说明我身份的东西,一颗手雷,叫光荣弹,前一天已经学习了使用方法,这不是给敌人的,而是留给自己,所以叫光荣弹,即如果有被俘的可能,自己必须光荣。这是纪律,我已经宣誓一定会遵守。

道路的尽头是战壕。战壕,像一条蜿蜒的巨蟒,在半山坡上往前延伸。在一位小战士的带领下,半走半爬了五六个小时,快下午一点半的时候,来到了这位小战士所在排的阵地,在一个猫耳洞里,见到一位几乎全裸的班长,见到我,他非常惊讶,也非常兴奋。他指着战壕的对面说,那就是鬼子了。我一看,对面有几十个人在来回地走动,他们都很随意地穿着军人制服,目测距离大概两百米左右。我说我想爬到战壕上面拍一下对面越军阵地的情况,班长想了一会说:你必须在3秒之内拍完,10秒之内必须钻进猫耳洞,因为对方有观察哨,如果看到你有照相机,他们会认为你是当官的,就一定会打枪放炮。我爬到战壕上面,找到适宜的位置后,举起相机,很快地拍了两张,就立即跳下战壕钻进猫耳洞,我还没停下来,就听得头顶上一声巨响,过了大概十几分钟,钻出猫耳洞一看,我站的地方,一个炮弹爆炸后的大坑,像是地狱的入口。

死神与我擦肩而过,我朝着那个还冒着青烟的弹坑沉默了几分钟,我的灵魂好像飞了起来,看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那从低到高几乎排满一个山坡的烈士墓碑,又仿佛看到了家乡大街上阳光下逛街的人群,还有我办公室伏案工作的同事。我忽然就笑了,我知道我活着,我知道我会活着,于是我沿着壕沟寻找战士,继续我的采访。

老山18天,它使我永远不能忘怀,除了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组《来自老山前线的报道》见报稿件外,还有我内心情感的净化和升华,那些为国捐躯的人,那些流血流汗的祖国卫士,他们一直在对我说着怎样生活、怎样工作。而胜利归来的军人,有许多,变成了我的朋友。直到现在,他们战友聚会时,还常常喊我一块,且饮且歌……

(作者1982年入职盐阜大众报,曾担任盐阜大众报编辑出版部主任)



图为吕解生(中)与盐城籍官兵在云南麻栗坡某山地合影。

一本书一生缘

□费如星



1990年10月,盐阜大众报第二次组织骑自行车滩涂采访活动(右一为费如星),历时44天,采发稿件40多篇,并举办了滩涂风光摄影展。

2017年,我参与盐阜大众报史馆筹建,将身边珍藏多年的《钱毅的书》放进展柜时,有不舍,有留恋,更有回忆。

这本书,曾陪我走过青涩的“菜鸟”记者时光,曾给我精神上的鼓励和业务上的指引,也让我从不后悔做一个普通的党报记者。

1990年8月,我从苏州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盐阜大众报社工作,从苏南到苏北,离开家乡,两眼一抹黑,不了解市情,不会写稿,却自视甚高。当年10月,我所在的记者部组织骑自行车从响水到东台的“再访滩涂”采访行动,我作为采访团里唯一的女记者上台表态发言,表示绝不拖采访团的后腿,其实心里一点没底。

临行前,时任总编辑王召同志把我喊到办公室,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有吃苦的准备,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,向采访对象

请教,同时送我一本书——《钱毅的书》。

“再访滩涂”采访行动历时44天,行程1000多公里,跨5个县(市)。当时的盐城沿海滩涂,还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,路难行,水苦涩,有的地方还不通电,住宿条件更是差。生活的不便,我可以克服,骑车采访也能做到;晚上睡觉,为了安全,小刀随时放在枕边,现在想来有点可笑。有次从射阳到大丰,半天骑了100多里路,到目的地,只有冷粥果腹,没觉得辛酸,上床睡觉时,腿疼得抬不上去,让我泪如雨下。还有在海边围垦工地,嗓子干得要冒烟,却不敢喝水,因为工地上没有厕所。同事遇到后,送给我一个桔子,感激得无以言表。

一路骑车的劳累,采访中碰到的困难,现实与宣传的落差等等,都让刚出校门的我无所适从。幸好身边带了《钱毅的

书》,晚上采访写稿结束后,就边读书,边反思,边模仿,钱毅是怎么从思想到语言向工农大众贴近的,是怎么克服小知识分子诸多毛病的,而他为了掌握一手的报道素材,冒着风险到离敌人最近的村庄采访,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,更是让我心灵震动。与钱毅比,我的那些委屈,那些苦恼,不值一提。

滩涂采访结束了,我们采访团受到时任市委书记曹兴福的接见,采访的文章还结集成书。整个采访行动,我只是个“打酱油”的角色,但正是这次采访打破了我关于记者的种种幻想,做“钱毅”那样的记者渐渐成了我的理想。

后来的采访工作中,我遇到了比滩涂采访更困难的事,再没退缩过。夏季在东台市富安镇,住在石棉瓦盖的房子里,热得睡不着觉,不巧胆囊炎发作,疼得要吐,就那样,也没回家。冬季在阜宁县益林镇,镇政府招待所的被褥脏得不敢盖上身,只好和衣上床,在衣服上面铺一层报纸,再盖上被子睡觉。

做记者,搞舆论监督,我遇到过威胁,受到过谩骂,经历过不屑。甚至有人当面对我说,你不适合当记者,你不通人情,一点都不八面玲珑。面对质疑,身负压力,我想过离开,在有可能会跳槽时,却又拒绝了。我实在不能割断自己与报纸的那份缘。

做编辑,对待基层通讯员,我也像钱毅帮助陈登科那样,既尊重又扶持。在负责编辑《盐阜大众报周末》“青春旋律”版期间,我是报社收到来稿来信最多的编辑。好多来自乡村厂矿企业的作者,在“青春旋律”版刊登稿件后,燃起了写作的热情,之后有的干起了专职新闻报道,有的还成了知名作家。一位中学生参加我版面上开展的征文活动,我给了她一等奖。而她妈妈的同事,宣传部门的一位资深文字工作者,只给了个三等奖。多年之后,那位骄傲的妈妈告诉我,她女儿已经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。

2023年,我再次参与《盐阜大众报》创办80周年报社史料收集整理工作,《钱毅烈士纪念文集》也在今年出版,那些饱含深情的回忆文章,又一次滋养着我,引领着我。做大众报人,说大众话,为大众说话。前辈报人们用鲜血浇灌的“从大众中来,到大众中去”的办报理念永远不能丢,永远不过时。

(作者1990年入职盐阜大众报,历任盐阜大众报采访二部主任、新闻研究室主任)